



日本外史拾遺

十

共十三

特別
U5
6978
10



門 95
號 6978
卷 10

日本外史拾遺卷十

江都岡部英晚香

倭警言告急摘陳喫緊預防事宜疏

題為封事未結倭警言告急摘陳喫緊預防事宜以
固重地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倭奴兵壓朝鮮勢必
內犯非止震隣之恐已也業奉明旨通行預備而留
都根本重地預備宜先除練兵等項節經本部題奉
欽依劄各營將官着實舉行外有所議而未盡行而
未力事宜本司博採群議悉心酌畫條為十款呈

昭和二十九年
五月十日

乞會議題請施行案呈到部臣等會同南京內外
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左監丞劉朝用豐城侯李
環安遠侯劉懋勛南京工部右侍郎董裕提督操江
右僉都御史陳薦議照先事預防有備無患年未倭
奴報警言臣等料理戰守事宜庶幾有條緒矣但倭奴
再犯朝鮮勢將大舉臣等職守留都万一防守少疎將
何以揚天威而固豐鎬之基乎今據該司十議誠為制
勝長策相應題請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覆議恭候
命下咨行臣等遵奉施行謹題請旨 一嚴責成以

守要區夫留都猶堂奧也江口門戶也江南北沿海一帶
藩籬也然必謹藩籬扁門戶而後可以守堂奧竊料
倭奴之未由江南則必自吳淞劉河楊舍圍山以入江由
江北則必自海門狼山及安東淮揚以入江此留都險
關門戶而京口閘天寧州瓜州儀真等處尤江防之要
害也前項地方係屬淮揚應天督撫及操江衙門伏乞
嚴勅各該地方守土諸臣作速經理如遇有警即調
所屬各鎮水陸官兵厚集前項緊要處所併力
堵截使賊不得破藩籬而窺門戶若賊由江南入

犯江南官兵不即截剿則江南文武封疆之臣任其罪
其在江北在江口亦如之或倭奴流至都城之外不即擒
滅則臣等任其罪毋得彼此推諉致誤事機仍乞責
令嚴行會哨之法務使熟知海道有膽略機謀者
遠出外洋分投哨探遇有聲息星火傳報以便發兵
禦剿而又重其賞嚴其罰不時稽查做戒庶機宜不
失協守互嚴而留都可恃以無虞矣伏乞聖裁 一
選官軍以護陵寢照得孝陵屹立都城之外一旦遇
警則防守求援屬第一議查得嘉靖年間孝陵衛

選充軍餘二千五百名責令守衛而又置振武營操
練之未幾而前營裁革軍士分布各營訓練承平
日久人心玩愒前項軍士逃亡之事故已不足原額之數而
見在行伍者又多老弱不堪難以驅策一朝有事其孰
與防守之今議行令職方司官會同巡視科道各營
提督及協同守備勳臣臨營揀選如老弱不堪者即
于戶內壯丁頂補其有缺未補者速選壯役補之務足原
額之數又查得潘陽左衛有殺虎手五百名亦為孝陵
而設者今宜一併選補合得三千軍士內選一千有力熟

者為選鋒餘作常伍仍照舊散寓各營每營責令
左右哨把總二員專管統領隨伍操練遇警仍照舊
規以協同守備勲臣督原管將官領率此軍護衛
陵寢其附近要害處所臨時容臣等相機調遣兵
將剿截應援蓋此軍住居皆附于孝陵左右有妻子
廬舍在焉一旦有事驅之用命則人自為戰家自為守
誠護陵寢之一策也伏乞聖裁 一設城臺以便防
守照得南京內城十三門延袤約陸拾餘里當皇
祖定鼎之初雉堞屹然稱雄經今二百餘年亡論坍塌

損壞而軍少城曠亦難與守博採群議僉謂十三門除
石門城太平等門有山勢可據有湖水可憑無容別議外
其金川儀鳳朝陽三門外皆平陽大地賊可擁聚而此
城多單薄無險足依實受敵之所深為可慮會議三
門酌量于喫緊處築城臺一座一面附城三面震外高
與城齊而縱橫約各三丈可容二三千人上安砲銃等器
遇賊臨城兩下相夾而使賊不得近城攀附無善于此
者至于儀鳳門自靜海寺而西約一里許地勢原下
城亦甚低當加高三尺其十三門周圍城堞間有稀疎

損壞不堪遮避者亦當添修整密臣等行職方司
會同多官逐一踏勘形勢委宜脩舉除臨時調遣
守城守臺人役及預備火炮灰石等具次第酌量
外至于城臺設造雖不過十餘座而工程重大亦非
臣等所能億度伏乞勅下南京工部覆行勘估從
長酌議另自題覆一面先將城垣低處并堞口稀
疎者作速加高整密庶金湯既固保障有資矣
伏乞聖裁 一練選鋒以備剿戰查得南京三大
營原有選鋒軍七千名係隸提督坐營等官操

練所以備衝鋒破敵之用者業經臣等屢行申戒各
官嚴加訓練但年未未遇兵革人心不無怠玩此輩
坐食厚餉今當有事之日正宜効力之時豈可仍前
偷惰合議行職方司官會同巡視科道提督等官
臨營揀選果年力精壯力藝高强者聽其訓練如衰
憊怯弱者發充常伍操備即以常伍內精壯者選補
每營各足原額每坐營把總等官各領一千加意教習
或練其騎射或練其武藝務使人奮揚而又量加操
賞銀兩使該管官得以申明賞罰鼓舞激勸有警

專候調遣戰剿仍聽職方司官會同科道不時行
營查看如果器械鋒利軍士鷹揚多善射善藝
之士得行賞行罰之公者坐營把總官調度有功即
于年終考察疏內特為申薦優擢以酬其勞若營
無紀律兵多玩愒及尅減操賞銀兩而法度不行者
坐營等官尸位可知容臣等不時論劾以為溺職者
之戒至于新江口營設有坐營官二員而選鋒止一千
五百尚多缺而未補此營兵專以備剿殺之用豈應反
少宜會同操江衙門酌議比照三大營事例選足二

千每坐營一千訓練俱照前議庶事有責成軍有實
用臨敵不患無兵矣伏乞聖裁 一選餘丁以實軍
伍夫在營常伍各軍名為操備實多不堪蓋六十以上
者子侄得補紀錄出幼者往米卽補身不滿三尺力不
舉半石者徒執祖差例得充伍食糧而國家歲損
米數萬徒養疲羸之卒此在平日無事且不可而况
今有事之日哉訪得各衛空閑餘丁力藝兼全者尚多
顧礙于舊例充補末由合行各衛掌印官查該衛空
閑餘丁除老弱不堪者不開外其中有年富力強技

藝諳習者造冊送部名為聽繼餘丁聽職方司官會
同科道將常伍操軍陸續揀選如果老弱不堪者
回衛別差即以在冊餘丁酌量補之其未補餘丁候有
缺填補但選補官不得急迫濫收以開倖進廢行伍
無虛糜按籍有儲兵是亦足兵之一策也伏乞聖裁
一預軍器以資戰陣自朝鮮用兵海上告急南都年
未議修器械亦云預矣但當時所備有限而歲月存更
損壞亦多查得內府兵仗局戊字庫所藏盔甲刀箭
等項以數萬計率多精利堪用候有聲自心容臣等

查發各營以便得禦其所少竹鎗狼筈藤牌等項
應兵自備者責令赴出產地地方買用應官給與者聽官
買給務使器械鋒利以便應敵至于制倭之具火攻為
最往年本部委官監造火器如鞭銃鳥銃佛郎機等
數千門分發各營操演火藥如大銃鳥銃鞭銃等
數萬斤收貯會同館僻處以備有警之需凡既備矣
但恐軍興不敷于用除火器在內府兵仗局戊字庫尚
貯有佛郎機等項臨時查發無容另置外其應備火
火藥如火箭噴筒火輓一窩蜂子母銃等類合委熟

知藥物官員收買硝磺等物責令如法製造俱收貯
密所以備禦敵無器械精而火器預戰守之長技
在我矣伏乞聖裁 一備舟師以資水戰南京以長
江為險而長江以舟楫為先水兵營原設蒼沙等
船共計九十四隻內蒼船十隻皆平底大腹用之外洋
則可衝鋒用之江河則遲鈍而不得其力除將此船
咨南京工部或拆毀改造外其該營沙船儘可御示
敵而僅二十隻甚不足用宜添造二十隻以備緩急
議者以打造沙船每隻及約用銀一百五十餘兩計添二

十隻則費銀三千兩且一時打造未必卒完即造完矣而
每年估小修三年估大修其所費工料甚鉅至五六年
又以不堪拆造總之所費不貲今博採衆議謂宜
照浙直事例遇有警止募民間漁鹽沙船每隻船
身全用楠木高闊合尺丈者不過給稅銀三兩五錢
其餘雜木相兼者減即以驍勇船主為若民捕
盜而舵工繚手旋手即令船主自募慣諳風濤水性及
壯健有膽略者為兵每月照兵例給糧不用安家蓋
船出自造比官造更覺堅固官既無打造之煩而修

脛苦蓋彼自用心官又無歲修之擾有事則召募之
聽我約束無事則散遣之各就生理似為省便容臣
等臨時差的當員役前往靖江等處召募前船應
用外其見在該營沙唬等船今當歲修之期合移
咨工部作速勘估着實修理毋苟且塞責無裨實
用庶舟楫既具緩急有賴矣伏乞聖裁 一嚴
盤詰以防女奴細夫地方有警則人心洶無無論倭奴
狡詐密肆窺偵即盜賊之賴惡少棍徒乘機倡亂
聚眾劫掠裏應外合為害非細合先行令五城兵馬

申明保甲之法每十家一牌互相保結不許容留面生可
疑流未無藉之人事發十甲連坐土著者則責成隣
里寺觀則責成僧道會館則責成同鄉皆以連坐治
之而又責成巡邏營提督及坐營把衛總等官晝
夜巡緝其該營缺而未補之軍作速驗補務足三千
之數仍每城門選才能指揮官二員守把凡係出入
可疑者即盤詰擒拿務使姦宄不作內亂不生地方
安堵而後各官叙賚若保甲不行巡緝不嚴盤詰不
密以致地方失事各官罪有所歸容臣等指名參

究以為誤事者之戒伏乞聖裁 一肅屯操以資調
遣南京各衛屯軍就便皆有屯營頗得古人寓兵于
農之意顧此軍有屯官管之者有僉書官管之者
有雜差官管之者每遇正二三該操之月各官假以
屯操之名為入屯科索之計軍士未必入營該官未
必操演官無舉刺軍無紀律殊失原設美意今
國家有事與其召募費餉之兵何若整頓食糧之
役今議各衛屯軍乞勅下管屯御史行令各衛掌
印官先將屯軍姓名及戶丁姓名造冊送屯院該院

仍會同本部司官一員親自查選仍一樣造冊二本一存
屯院一存本部其管屯操官擇素有才能者責令
時常操練一旦有警本部即按籍調遣給以行糧
或令協守皇陵或令協守城池亦足以當一指之用而
無負平昔朝廷養之恩矣伏乞聖裁 一明調遣
以重留京南京為我皇祖定鼎之區皇陵與百司庶
府在焉關係匪渺小也顧倭奴大舉入寇則區一二
萬之疲卒顧東失西萬不可支矣今議有警之日
除藩藩門戶之兵不可議調矣其江西湖廣河南三

省去倭稍遠彼處各有儲蓄之兵將校統練容臣
等飛檄取之責令如期入衛一以防護皇陵一以應援
重地兵到之日本部照例給糧事畢撤回其如期而
至不誤應援者事竣官兵重加叙賚如後期不至
坐令失抹者容臣等題參庶先聲足以制敵而根
本重地坐收多助之效矣伏乞聖裁 倭警告急
續陳營務未盡事宜以作士氣疏題為倭警告急
內備宜周續陳營務未盡事宜以作士氣以固重
地事職方清吏司察^案呈照往歲倭夷報警節奉明

旨申嚴武備除一切戰守事機已經本部先後具題
整飭外所有一二未盡事宜及時應為調停如優選
鋒寬工役專責成除戎器往或拘成例而未及酌處
事當參時宜而應變通謹據膚見列為四款呈乞
題請施行案呈到部臣等竊照人情常奮于鼓舞
政體貴達于權宜頃因倭報旁午仰荷綸音申明
戒備臣等旦夕思惟振飭要務次第舉行所據前
項四事誠于戎伍有裨既經該司議呈前來隨行會
同南京內外守備司禮監太監刑隆劉朝用豐城

侯李環安遠侯柳懋勛酌議僉同相應題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請明旨咨行臣等遵奉施行
謹題請旨 一議優餉以鼓士氣竊照南都自開後
警以來無日不以練兵為事蓋所持以衛護陵寢保
守豐鎬基業者惟此兵將而已本部節經題奉明旨
申飭武備行令大小將領將選鋒軍餘在營嚴
加操演團練庶幾精銳足備調遣但各選鋒近
因常操有廢生業雖有月米一石不足贍養一家人
情各懷內顧之憂何由鼓其勇往之氣查得京營軍

例選鋒月給雙糧及查新江口營選鋒一千五百名
每月除米外操江衙門月給鹽菜銀二錢以為犒賞
之資而大小神機浦子口池河選鋒八千餘名雖節經
題議優恤戶部僅歲給弓矢銀三錢開操月給口糧
三斗較之江營訓練勞苦相同賞賚迥異各兵援京
營事例告求加糧但今師旅孔殷餉儲告匱難入糧處
難議增相應酌處合無比照新江口營舊事例將大小
神機浦子口池河各營選鋒月給犒賞銀二錢行南京
戶部支給其原議歲給弓矢口糧不復重支俟海

防寧日犒賞再為另議庶優賞有加而士氣益倍矣
伏乞聖裁 一議差撥以專操練夫兵貴素練業
尚專工我國家培養士氣原欲益其精銳以備緩急之
用乃今南都大小神機三營軍士往往苦於差撥極稱
疲累如陵寢宮闕裡外城垣後湖等處遇有修
葺一應合用物料及內府進貢龍袍并各項鮮品一
取撥于各軍餘檄檟終歲勤勞無時休息是釋操
練之本業而疲於負戴之工役以故先任本部尚書王
遴目擊其艱酌議題行南京工部用人搬運物料

聽該部的處顧覓內府搬運錢糧着落內守備官
徑撥該監軍匠民匠及上江二縣民夫應用該兵部
覆奉前旨咨部通行欽遵未幾續該各衙門踵習
因循仍前差撥今何時也疆圉多事操練方殷正宜
寬恤各軍可令疲於奔走乎合無將各營軍餘從寬
悉免差撥遇有陵寢宮闕城垣修理合用料物聽
南京工部徑行顧運進貢品物等枉亦聽內守備官
于該監軍民匠及上江二縣民夫應用俟海防寧
日另行議處庶各軍苦累少蘓而操練得專矣伏

乞聖裁 一專責成以便防守竊惟閔隘譏察禦
防要務使責成不專人無定志差撥紛擾姦弊叢
生必須畫一庶可經久查得南京龍江閔防守軍
餘一百名向于大小二營輪撥大勝閔防守軍餘一
百名舊於新江口輪撥大勝閔防守軍餘一百名舊
於新江每十日一更已不勝其分撥之擾矣況今倭報
緊急營軍方事操練而各隊伍旋操旋撥事體
甚屬不便且難望其紀律有常熟若免其差撥
照門軍事例另選專役之為便也合無行各衛所將

附近兩閔居住餘丁造冊送部遴選精壯分發
龍江閔一百名大勝閔一百名定為二班每班半月專
事防守不許別項差占遇有事故仍行該衛會補
其月糧照門軍例給庶閔守有所責成而營軍
無復紛擾之妨矣伏乞聖裁 一修戎器以備戰用
夫器械不利以卒與敵兵法所忌也南都承平日久
軍士未經應敵所持操演器械未必一一鋒利先經本
部題議有事請發內庫刀鎗銃具之類但古制厚
重軍士不慣演用至于藤盔紙甲藤牌等項皆係

禦倭長技乃內庫所無先增雖有置造目前支領
不敷若不及時添置臨用何能卒備但事于錢糧
合應題造容臣等查各急用軍器選委的當官
員動支本部收貯草場等銀添造其勝盛紙甲工
料價銀例該戶工二部及應天府出辦者各查照分
數協濟置造務要堅緻如法分發各營演用完日
浩冊奏銷庶器械備而應敵有資矣伏乞聖裁
先生集

倭讚除授詔

倭讚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

梅鼎祚宋文紀卷一

倭王世子興授爵詔

倭王濟之子興遣使貢獻大明六年詔授

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粟化寧境恭修貢

宋文紀卷三

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可安東將軍倭國王

倭國王武

上順帝表

武倭王興之弟嗣兄立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詔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伽羅奉詔

韓六國諸軍車平安東大將軍倭王

封國偏遠作藩於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
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

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
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逕
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驤無道國欲見吞掠抄邊隸
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凡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
亡考濟實忿寇讎雍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一感
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筭居在
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
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効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
以帝德覆載摧此疆敵克靖方難無替目前功竊自

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假授以勸忠節

宋文紀
卷十八

王別駕至自高麗軍中

行將旄鉞儼軍容絕域初傳息戰烽解辯諸夷
求內侍析圭辟策議東封霜凝兕甲邊風烈霧
濕龍旂海氣濃朱躋曲中飲至佩刀腰下吐芙蓉

程可中仲權
先生集卷六

送李少侯冊封日本

荒服重滇譯使通金函封詔遣元戎雲扶檣櫓鯨
波外天入樓臺蜃氣中日月始知導漢朔詩書今

已變夷風東方竣事多延眺好向扶桑一掛弓同

偕王太守陳明府曹將軍強山人登白狼山觀

海

探奇何處奉周行列嶼星連隱白狼授檢擬逢蒼
水使題詩先報紫薇郎蛋民操舟乘春汐龍女
推乃珠號夜光島氣黯然夷壘墮關奴垂老不稱
王同

築通州南城記代

通當江之委而浮於海濬南直吳會北匯淮泗外屏島

夷內疏漕道歲收醶利以給大司農九塞其為地也
甚重太史公稱廣陵民精而輕通惟斥鹵匪旱則
滂有歲易為梁肉小儉則舛鳥少年跳而剽商舶波濤
中矣其為治也甚艱重之比者東事孔棘惡氛日煽
故為通者承平猶難之而矧今日乎材猶難之而矧
乎非艱乎不佞待罪於茲甚且再膺承鄉大夫士父
老之所詔戒因仍守志宣惟恐其或踰以速官謗即有
義興顧待未茲爰稽通之成城權輿於周顯德復
武才二千二百在昔齊梁之際南北割宇而治民命盡

於鋒鏑井烟蕭涼國朝生養二百餘年生齒敏繁滋
版圖視洪武不啻從焉頃嘉靖甲寅中倭城下之廬
不遺壁瓦碣城中民溢食匱有知必釜幾糜爛焉世
宗軫念澤國特設大帥宿重兵填之由是軍民雜居井
隧益隘大都通居民鄉遂百之頁郭十之城盛者一而
已求隙地如席不可得即閭右稱丙舍之饒而分著
子弟不能不外徙有識憂之先是開府某公屬之前
守俱以勞民未遑今又會召募之使日趨徵兵則兵徵
饒則饒樓船千櫓責辦咄嗟顧通今日事不急堂皇

而虞絕域民不憂稼畝而戒海氛鄉大夫士先事而
籌不郵室家而謀保^郭彰於是造不佞於庭而咨諏焉
不佞避席而謀諸同寅遂上聞之郡之聞之監司御史
中丞臺以請於朝乃度地鳩材遴日首事起於舊城
東隅踰河而南包望江樓而西復踰河而北附麗於
舊城西隅計武千五百為門若干為水門大小各二為
樓櫓若干為舖舍若干為雉若干為費兩計方有
四千經始於某時竣役於某時為日若干是舉也德意
降諸朝廷成命受諸中丞御史臺監司郡守相碩畫

稟諸卿大夫士毗贊賴諸父老費酌諸差次盈節省之
間工伺諸農隙土代諸隍石採諸軍山之趾不佞碌
循行相杵以俟成事焉耳嗟乎墉斯崇矣池斯深矣
民斯恃矣而幸無中隳無外沮守寧敢自多亦唯是
任事者謗嫌之府怨讟之原苟有濟焉直以身承之耳
因系以詩以示永之詩曰我邦惟宗於揚東裔惟海之
濬惟江之濶鯨波稽天島夷是睨樓櫓弗虞實
階厥厲爰有故墉權輿於周匪畫之隘生齒則稠
譬彼盛器溢斯潰流勿更奠之就職其郵爰詔

前脩爰告庶士踰河而南百廛之隧康術崇坊群
處州萃經營相度僉謀於是秉成於上申誓庸
徒勿亟勿怠各杵以需驅石於鞭告鏹於帑蜿蜿
翼方還及西隅百雉斯齊軒霞舉宵燧小熠乘
障張武襪負耒歸分井連宇故壘馮憑新益堅一歛
堵我夫其痛我帑其虛豈其迂謀寔視切膚爾
勤爾怨我心如荼幸不中隳守罪用逋於皇天子嘉
惠下土邦域大臣駿篤乃祐暫勞永逸嘉勩克樹盤

築之難敢告未許

仲權先生
集卷五

劉伯延三從日本歸贈以短歌

鴨綠江枯海風黑東極扶桑凋日色
閔首詐力老兵事朝鮮一日不能國
天子齋宮問司馬懸師十萬成
絕域平壤小勝安足狂冠軍矯
無乃愎公卿外庭集議封眾中承旨
半違從黃金大印繫數盤綬上公使節
誠雍、尉它偃蹇未受詔舞陽倉卒先變容
九重震赫投袂作特授金戈贈鯨豎羽書
百道索精甲北悉諸徼南印笮我聞專征
王群策比周豈得稱誇、消息日傳苦異同
封事詎未成擊搏撫

膺東事至此一
二大吏行見削
悠、首魄俄自視
鏡吹已奏前軍樂
誰知乃有劉將軍
三入首壁如無人
願使天兵鞭海若
寧虞魚腹能葬身
偏裨位卑在不齒
寶刀不救妻孥
貧田間日弄驅牛
策看他麟閣

圖功臣

仲權先生集卷三

休寧唐生印還自日本贈老夫
蕉絹數端追往攄情投報二十六韻

中山職貢寶慮器用之

凡布帛器皿悉藉中華

附庸於倭酋

臣服日本

導其制度諸夏為臣
妄疇昔踐其土俗
頗耽書篋

余方負盛年，聲光頗呀。呬陪臣子，若弟奔走爭請。
業童冠什伯，入粗明王聖法。藝蕉滿原田，并繅沒貝。
衣被或以代脯修，或以當締氎。時節各有遺，稍々
盈箱篋。當時不覺珍，棄同秋後筮。還家製為衣，
觀者動眉睫。纖如蟬髮，輕皎若雲英。盪好凡無蔽，
礙流汗不沾。迨著於炎伏，時冰絳未為愜。任再三十
霜，無由目再涉。吾子賈東溟，還往必有挾。前此致
饋私一，供齒頰。茲復返雲槎，聿來申欵洽。舍館猶
未定，遽能念疲爾。相送十丈縑，鮫函未開摺。歡

逾卷復舒較，昔轉光暉恍。在守禮邨

流求地名親與

諸人接，母以齊服。故價重青鎖，甲母以師。汝具故骨肉，
尚攻劫真氣。有如斯長城一遺堞，子長不更生。何人補

游依

黃子雲長吟閣詩集卷十

寧壽宮侍千叟宴恭紀

解凍風未節，候回祥光淑。景上樓臺生，鑄法曲臨
霄起。羽扇繡金儀，映日開繞座。雲仍五世列，盈階琛
畫寶。萬方陪時高麗安南日本各藩使臣皆宴殿外衣衣繡黼爐烟裡
八袞元臣晉壽杯首輔英勇阿公王昶春融堂
進爵年正八十集卷二十二

英案註云云斷屬誣妄我邦與彼互不往
未豈有使臣在於彼預宴之理乎王氏之
意蓋欲舉其國之盛以眩耀諸國故捏
造是語可憎之甚

大學頭

乾隆二十年乙亥三十二歲居夏夢公約往校文兩淮盧
雅兩運使見曾邀往揚州皆不赴吳縣汪心揆秀才
為善偕其弟應奎與受業於先生沈公歸思所刻七
子詩選流傳日本大學頭默真加見而嗜之附書

番舶以上沈公又每人寄憶一詩寄先生云新吟兩卷
重麻沙海雨江凡入齒牙洵有詩書歸典則偶將烟
月門芳華人如句曲陶宏景詞比新宮蔡少霞我欲
據梧同詠嘯浪溟何處覓靈槎
嚴榮王述庵先生年譜卷上

石楚陽太守

決歲三得手書借箸而筮壽東師殆無遺策明公真
天下才也倭之可慮人類能言之但愚者勝則喜敗則
憂而智者勝不忘敗不忘勝此小異耳我師之降凍
西渡也東其新冠之未集與朝鮮之未定先人奪人

其筭未嘗不是今日鋒刃小挫人不售其始之太緩與其後之太急而遽以遠討為窮兵以收軍為完策與兒童之見何異旗鼓一動採指脫其蓋之慘將有不可言者無論難進即退亦豈之容易耶且今日廟堂之事足持手行衿制手肘見見秦王前已難覓六十萬人又難覓六十萬人食尤難之難者也亦宜分不敵勢必用間用奇先聲而後實庶幾有濟而今不過以手搏手以力角力議論牽纏橫制而中禁之如此則敗局已定又不若整師而進足以支目前矣恨明公不在

輦下何事不可為之痛哭豈暇用倒倉法耶家居仰仗藉嘉謨正欲次第獻之當守而入朝第一事便屬文雖今已杜門乞骸但不知一片採薇地落何所耳心苦而不濟於用甚不忍其文之謹以先後諸揭置密遞

中奉覽章亮之

王衡緜山集卷二十三

殷開美職方

適見月初報朔方如常倭奴大可慮然此等古常有之但廟堂以口擊賊以名使人易大將如小兒倚強虜為心腹恐濫觴不止此耳當此時惟秣陵一片水可與共

語此外皆洗耳提鼻之所欲覓開口處不得矣先生
幸少安無躁行李當以何時西來積懷如帑跋予望
之

緱山集卷
二十三

顧冲庵總督

東事賴老叔一力擔當真社稷之衛樞管之問又絕
無異同將相調和事當可成今家居重成而不能待以
去非卒心也雖然此事利害已共之矣分不得爾我去住
不容不三思今紛爭封貢有以體統者有以兵計者
有謂倭必不退者有謂其俟兵撤即來者又有謂倭

必不退者有謂當勒之歸而再易表者皆浮而無據了
不足論吾嘗從旁睥睨但其中貢事之不可保者有五
中朝之必不信者有三而其必不可行者亦有三年無論倭
必非真畏我真求我款與不款權柄必不在我即真畏
矣真求矣真能制其命矣矣而狡夷非孝子順孫又
非有七縱七擒之震疊何以保其能十年不叛昔班定
遠之於西域諸國我成祖之於阿魯台豈不有德可懷
有威可畏而轉眼即叛况其下焉者乎蓋倭中亦一人
一心一日一變其酋長不能必之部落而我能必之於倭

予不可保一縱曰夷性有常矣果盡如吾約束矣而
贈送將迎之間主客參差之勢豈容久無釁務端
譬如井飲者之相掙也市之囂囂與候館之嘖也
此非爭地也而衆與利所聚其勢必至於爭此不可
保二皆虜歟之初成也王襄毅嘗以身始終之我所
持惟一心客所仰惟一主故耳目心志不搖攘難亂
而事可成今許貢者在此與之貢者在彼一理之一損
之少年代老成終事而老成必反代少年受殃矣其
不可保三俺酋之與閔酋強相等也然俺酋伎不

過擄掠則貢事乃擄掠對症之藥也志實在那
吉則封號乃那吉稱心之事也若閔酋明乎非為擄
掠來矣明乎非有所甚愛矣以力疲而退養其力
而復來將必不免而欲以一丸泥東封金山得乎其
不可保四議者曰倭通於中國將覘我虛實也將有
奸民出而狎之引而內之也獨不曰彼國有大唐街乎
國初原通海禁乎雖然居燕之吳人引燕至吳終
不若居吳引燕之為易也沿海之鹽徒私販私鹽然
不如公販私鹽之便也隄而防之猶恐其決苟放而決

之寧有極乎其必不可保五頁人頁船頁期頁地著
有明例而今日之頁與因初之頁實則不同昔我御彼
今我畏彼昔乘開創餘威法明令行之日而今當承平
積弊備弛紐絕之時有如倭以頁未能逐船搜檢
多一人即斬以狗乎或以非時非地未能逆而拒之乎
即今日能之而能必之後日乎即我能之而能必之他
人乎江南數百里內能無處處防年之防乎民不怨火
而怨使之救火咎將誰執焉其不可保六夫是六難保
者制府既保之矣吾曹真冥之決事耳而至於人之必

不信必不行之勢則局旁觀者甚清朝議初言必盡
勒倭盡歸而後許封繼言許之而後歸矣初言許
封則倭必退今言不許頁則封亦無益矣彼百求百
行此一步一縮當事者不能保前日之言不變而能
使事外之人保今日之言之不變乎此必不信一初之
請止於封以未聞沈惟敬之言也繼之請及於頁以
即聞沈惟敬之言也受降受款軍中大事今別
無一腹心之間而專取於惟敬之片言彼議者曰使
沈惟敬而復有後言將亦從之乎其詞近直無以

應也必不信二倭之不欲無名以退師也行長之不敢
空手而見閔首也固也然釜山對馬島之間相去幾
何豈不暫退而待命乎待而不至未亦未遲乃我肯
退尋丈而彼不肯退尺寸以是為慕義為向化即
三尺童子知其不然其必不信三古稱違衆獨斷惟
趙充國裴度然實以兩帝為之主謀經營卜度而
後敢任又其所任者皆上風之事也今許貢之說通國
以為不可皇上又漫聽於無權之執政屢憎之樞臣
縱明旨昭然亦必不勝衆口即如近者小西飛明許入閔

而守吏閉閔以請終依滯而不能奪其效可睹矣
其必不行一往年之款虜也異同者直中朝之淳議耳
至於邊方之民与其地之官皆久苦虜患而微倖暫
脫於湯火故以為便者什三不便者什一今兩浙方安
固如金甌誰肯出身嘗大害者外將至頸寧逃而
不免無寧不逃而免此人情也其撫按必且以危言
恐喝其縉紳必且以淳辭喻張甚或反閉而敗之
飾小爭為大爭以嫁禍於人而自脫其必不行二禮
曹諸君喜其名之高言之中而樂吾輩之壞此議果

行是必有結亦而拒者是必有封印而辭者即奉旨
矣又必有故為遲迴其期迂難其路抑損其禮以亂
厥成者不成則曰我國言之矣而因以為許成者之罪
其必不行三至於必不信必不行勢不得不悔而復更
徒多此一番議論而於國何益矣故計之不可不早也
禹心嘗歎今任事之難非難其人也亦非任事之難
也譬之治屋椽樑柱必互相撐持而後能任若一
長一短一堅一脆則必并其長者堅者而俱廢奈之
何以豫章之材而輕棄為溝中之斷也故忠臣為

國苟真有一了百了之計則死生以之如其暫了而終
不了則又當量已量物無從并故人之理今日東事愚
意莫若因人言而遂以委之第云封貢並許某所信
為無事者也而今舉朝非之某亦豈能强行則某
有成言矣惟撤兵以守邊左耳若必欲不棄朝鮮
非司寇策不可司寇策非司寇用不可請以某之
任之如此甚善愚觀司寇議雖互異然經緯并
然非鹵莽滅裂如往年西督府比一旦身見其難自
不免退就吾之議而今之公案可完蓋援異已者相

助與同者之相助，力不帝倍也。不肖又伏而思之，若叔明於事而熟於計，使有他繆，巧可羈縻，豈樂言封貢者一，封而可以完事，豈好為是更端者，得非倖強我弱，有頃刻不能支者乎？果爾，宜且備揭其情狀，以聞之於朝，毋徒虛張門面，聾勇，寧具怯，翻使人獻疑也。又得非以前人之誤，盡不可彌縫乎？而前人則又謂一封之外，別無枝節矣。是亦宜以寧具情，寧實事，明白言之，毋徒以含糊為忠厚，補苴塞漏，翻為人擔禍也。此東事之最要着也。以頃所聞，即遼左一片空地，殊未易

守，增兵請餉，急修備禦，寧可再渰。如人已犯涓涸之病，豈可以家無積困，忍饑而待後日乎？又遼陽積弊，不徒在於東征之騷費，校虜之蹂躪，蓋惟去世將而易容，將皆傳舍其官，而兵皆傳舍其將，李氏盡籠一方之利，遂執其權，而禍不與有。議者反以是為裁李氏而保遼陽也，不亦債乎？為今之計，宜亟還提督總兵使之自為戰守，庶尚有經營完整之日。此雖小拂衆論，而要於事理，甚明。非若貢市之不可保也。書生之言，知復無當，但念此等雖國事，而亦我兩家之事。

故率其固陋冒昧言之不知亦有可采與否

續山集卷二十四

皇明禦倭錄序 代文

自頃朝鮮中倭朝廷以大義發師往救復其王無何欵
議興倭出入釜山待報者數年廷臣至曹起而爭或
言此高皇帝祖訓中名其為賊擅_不得復通者余時
適在事獨計以為通倭難矣而倭原未軼我尺寸
地我兵一出為解紛則有名久絃為求敵則非計於是
借為上言請得以便宜乘吾勝勢翦張而善藏之彼
以貌未吾亦以貌許使其徘徊將翔先入我彀中而間

以修內地守戰備既久情見絕之未曉幸上明聖王行
要以戰後議欵後議絕而朝廷始終不失體不受曲
名然爾時呼吸造次間未暇深考舊事也既余病
免歸而廷議益譁主欵主戰各堅其說卒汗漫不
可收拾以至於今余竊兩疑焉會駕部同伯王子手輯
一編示余曰皇明御倭錄余令兒子莊誦而伏聽之
喟然曰嗟乎嗟乎此高皇帝之所以屈群力也觀其首
諭朝鮮次諭倭遣使遣僧諄諄乎若懼其鬩紛而
憂其危亡者是不惟愛我兼愛朝鮮且兼愛倭蓋

愛倭所以愛朝鮮愛朝鮮所以愛我也即沿海寇掠
不過隨入隨禦而已增防設戍而已却其貢而已較
使悔過而已怵其大兵且至而已終無有遺矢亡鏃三
韓之境說者曰高皇帝度不可勝倭而權忍之夫高皇
帝以全勝天下獨難倭哉蓋天下之勢有不可勝以待勝
者有可勝而不必勝者有日勝而日負者以我而就倭求
勝萬里征繕動彌歲年此日勝日負之道也洋三聖
謨以天澤定衣冠以河海游鱗介虞于周諱兩用若
環總之外而不內以祖訓中擯倭初指為綱而稍經緯

之未見有堅決如近議者列聖相承大都磨之不必欵
絕之不必戰謹銜勒寬鞭董重与倭以逆名迨嘉靖
中海備日弛倭乃得挾奸民誘導于飛棹舞舞架于吳
越閩三省間者十餘年我兵蓋騷然奔命晚而息
肩以殲倭報成功則東南半壁且甌脫矣夫是固
高皇帝一使片紙之任也而今之議者好侈言胡中
丞之力戰以律近事夫中丞固先議撫之變而戰之乃
在緣海內境彼未而我應之非我求敵當時猶得不
補喪息肩之難如此况於今涉海万里外索欵索戰

而不必應者哉難不更甚乎昔者駕部嘗戒心于倭矣
毀家鄉士勃然有乘風破浪之思茲倭氛彌熾而
駕部獨閉門却掃而成是書駕部寧蕭然自悔
其雄心將善易者不言易乎若曰今日方高皇帝戶口
加多甲粟加豐可滅此朝食無用此响濡雨可為者夫高
皇帝真不勝乎抑有不必勝者矣

緩山集
卷六

甬東山水古蹟記

昌國古會稽海東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登萊海泗
南到今慶元城三百五里秦定元年夏六月自慶元桃

華渡覓舟而東海際山童無草木或小僅如竹助輒刈以
粥南鹽東偏海有招寶山或云他處見山有異氣疑下有寶
或云東夷以海貨來互市必泊此山故有砲臺曾就臺
蹶弩射夷人矢洞船猶入地尺又別作大筒曳鐵鏢
江水夷舟粹不得入前至峽口怪石嵌險離立南曰金
雞北曰虎蹲又前則為蛟門峽東浪激或大如五石
斗甕躍入空中却墮下碎為霰雨或遠如雲山水岸挾
夙力作聲勢崩擁舟蕩與上下一僧云此特其小者耳
秋風一作海水又壯排空觸岸者不辨舟楫所在獨帆

檣上指潮東上凡西來水相鬪舟不能尺咫一撞礁石且
靡解不可支持又前則為三山大洋山多磁石舟板釘鐵
或近山則膠制不^動昌國境也昌國中多大山四面皆海人家
頗居篁竹蘆葦間或散在沙壩非舟不相往來田種少
類入海中捕魚蝮蛇母彈塗傑步腥涎齧味逆人
鼻口歲或仰穀他郡東從舟山過赤嶼轉入外洋望
岑峇山出白艾地多蛇東到梅岑山梅子真煉藥
處山楚書所謂補怛洛迦山也唐言小白花山自山東行
西折為觀音洞瞰海外巉中裂大石壁紫黑旁罅而

兩歧乱石如斷圭積伏蟠結怒潮縱擊晝夜作魚龍
嘯吼聲又西則為善財洞峭石嚙足泉流湔滴懸纓
不斷前入海數百步有礁土人云曾有老僧秉燭行洞穴
且半里山石合一竅有光大如盤盂側首睨之寬弘潔白
非水非土遠不辨涯際又自山北轉得盤陀石山巖巖怪
益高巖石如垵東望宵^想像高麗日本界如在雲
霧蒼莽中日初出大如米筴海盡赤跳踊出天末六合
奄然鮮明及日光照海薄雲掩蔽空水弄影恍類鋪
僧伽黎衣或現或滅南望桃花馬秦諸山嵌空刻露

屹立巨浸如世疊太湖靈壁不著寸土尺樹天然可愛東
南望東霍山之多木樹徐市蓋駐舟此土人云自東霍
轉而北行盡昌國北界有蓬萊山衆山四圍峙立旋繞
小嶼屹如千尺樓臺而中處又有紫霞洞與山為鄰中
畔通明方如大車之輿潮水一退人可入或云人不可到隱
有神仙題墨漫不能辨又有沙山細沙所積海日照之有
芒手攬則霏屑下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少損旁
有石龍蒼白角爪鱗鬣具蜿蜒跨空亘三十里舟
徑其下西轉別為洋山中多大魚又北則為胸山岱山石

蘭山魚鹽者所聚又自北而南則為徐偃王戰洋世
言偃王既敗不之彭城而之越棄玉几硯會稽之水又南
則為黃公墓黃公赤刀厭虎厭不行為虎所食者也
夫昌國本禹貢島夷後乃屬越曰甬句東越王句踐欲
使故吳王夫差居之然不至也海中三山安期羨門之屬
或避秦亂至此方士特未始深入或云三山在水底或云山
近則風引舟去蓋妄說也東晉人士每愛會稽山水故
稱入會稽者為入東抱朴子亦云古仙者之藥登名山
為上海中大島嶼如會稽之東翁洲者次之今日曰國也是

年秋月自昌國回姑疏山海奇絕處明晉人之不亡時一
展翫宗少文卧遊不是過矣

吳萊淵題
集卷七

東夷倭人小摺畫扇子歌

東夷小扇采東溟粉箋摺畫類鳳翎微颺出入揮不
停素繪巧斲合光熒銀泥蚌淚移香冥錦屏畫
散紅青皓月半割蟾蜍靈紫雲暗惹鮫魚腥徐市
子孫附飛舫奄然家世雜梵經文身戴弁舊儀形對
馬絕景兩浮萍殊方異物須陳廷富賈巨舶窺天
星祝融噓火時所丁島瀆賣筭是送清冷白龍浸皮

暑欲醒玉階涵水夜撲螢蓬萊仙人降輜輶扶桑
繭絲結綵紵祖洲芝草釀綠醞空兮龜巨龜動漕
刑海神惜寶車轉雷霆鄙夫卧病臨虛局蒲葵百柄
稱使令水漿蔗液但滿餅石榻被髮氣自寧新羅
一念終飄零塗修雉尾吾何銘

淵頴集
卷二

論倭 代友人作

臣愚不佞揆今之世提封萬里東西止日所出入南北皆
底于海邊徼無烽燧之敬言士卒無矢鏃之費外夷重
譯御風効順梯山航海莫不來獻方物漢唐之盛所

未有也然以倭奴海東最爾之區獨違朝化三十餘年
奉使無禮恃險弄兵當翦其鯨鯢以為誅首可也而
迄今未即誅意者其有說乎臣切即前事觀之海東
之地為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臺而止
旁又有夷洲紇嶼人莫非倭種度皆與會稽臨海相
望大者戶數万小者僅一二百里無城郭以自固□米
粟以為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為活漢魏之際已通中
國其人弱而易制慕容晷曾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
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

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逡巡歛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之
倭奴也昔雖至弱猶敢拒中國之兵況今之恃險且此
者乎鄉自唐元航海而未艤艘數十戈矛劍戟莫不
畢具鉅錘淬鏑天下無利鐵出其重貨公然貿易即
不滿所欲燔炳城郭抄掠居民海道之兵猝無以應
迨至大洋且戰且卻戕風鼓濤洶湧前後失於指顧
相去不啻數十里遂無柰何喪士氣虧國體莫大
於此然取其地不能以益國掠其人不可以強兵徒以中國
之大而使見侮於小夷則四方何所觀仰哉唐太宗擒頡

利而鞞鞞未朝太宗曰鞞鞞遠未突厥既服也今倭奴
不及於突厥遠甚若其內屬如鞞者又多臣恐其有効
尤於後也以臣度之倭奴之國去高麗耽羅不遠今成
高麗耽羅者當不下數百萬成慶元海道者當亦
不下數百萬比歲水教以作士卒之氣大艦數百薄
海上下然迄未能以兵服之者地絕大海之險以故間
往征之三軍之士感激嗚咽誓不再見父母妻子颺風
連晝夜大魚跋扈驚觸篙拖勁弩不暇發嚙舌
相視不幸而有覆艦之虞衣衾結聯溺死枕藉幸

而一存拔刀斫舷手指可掬雖親戚不相救援生死尚未
能保何暇較勝負哉昔者隋人統五十二萬人伐高麗
高麗終拒守不下所恃者鴨綠一小江耳今倭奴之
強固不如高麗而大海之險甚於鴨綠水者矣帝幾
十倍其人寧多輕悍其兵又多銘利性習於水若鳧
雁然又能以攻數手為事而吾海道之兵擐甲而重戍
無日不東面望洋而嘆使其恃強不服雖盡得而勦
之摧朽拉腐也而彼乃肆然未嘗一懼非恃險也何
敢若是吳嘗浮海伐夷洲矣獲其人三千而兵不助

強階嘗浮海伐留仇矣拔其城數十而國不加益何
也人非同我嗜欲弗能生也地非接我疆土弗能有也
為今之計果出兵以擊乎小之倭奴猶無益也古之聖王務
修其德不敢勤兵於遠當其不服則有告命之詞而已
今又往之遣使臣奉朝旨飛舶浮海以與外夷互市是
有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魏文帝謂辛毗曰昨張
掖獻徑寸大珠今欲求之曷若辛毗對曰聖王惟德之
務四夷畢獻方物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今不若罷我互市
從彼貿易中國免徼利之名外夷知効順之實計莫

便於此彼倭奴者心嗜利甚我苟不以利徼之雖不煩兵
猶服也何以知其然也漢建安中鮮卑軻比能稍寇遼
東三郡其後來朝則詰之曰我雖夷狄亦人也禽獸猶知
擇美水草以居况我人乎哉前者守臣數徼我以利使
吾不得畜牧吾故叛去今反其法吾故未又况倭奴之
人稍知文字豈反不及軻比能耶而獨不知効順者此臣
所以日夜扼腕切齒為朝廷惜也臣年長矣每思傅介
子班超之所為慨然嘆息使二子不自奮於絕域未免
為田里之匹夫功或不成於漢朝至老死亦無聞於後

世臣自揆不能如二子之智而欲有二子之功罪不容於死
幸而朝廷假臣一命奉其告辭得往喻之亦一奇也議者
嘗曰卿曾數遣使猶不得要領近自對馬絕景等島渡
大海徑趨大宰府高麗耽羅沮撓百出留使臣不使遽
見中夜守護排垣破戶喧呶器號兵燧交舉後雖僅得
其使介未廷終至洵平而不服音者一遣使之遣未足
以服之乎自臣觀之今則高麗耽羅已服所未服者倭
奴而已然亦不勝其懼矣故今遣使不可與卿遣使並
論也臣必謂其王曰海東之地曾不能當中國一大州其兵

衆之多寡可料而知也以今中國之盛不即加誅於海東者
天子之德不忍煩兵於遠非有愛於海東也卿者王之衆
航海而未驚我海道之兵且戰且却王之輜重喪失
者大半而我曾不損一毫三軍之士忿然令怒甚唯寐
忘之當慶元海道者莫不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
飛艦蔽海而東超足距躍輕風濤萬里之險決死生以
問罪於王并之高麗耽羅之衆其識海道習水性與王
國同是王數面受敵也然迄今未即加兵者意王猶有
入心欲以禮義服之又不忍煩兵以苦王以故遣使臣未

今朝廷攻王之土地非如伐夜郎略朝鮮可以置城守也
雖得之越海弗能有也寶珠金帛積如丘山不恃外夷
之貢獻也殊方異物未獻于廷又不假王之重貨也罷
我之互市從王之貿易是吾土地之所產王反得而用之也然
王之名物不譯於吾人也久邊隙一開市易且有禁非王
之利也且夕大兵且未王必悔之王若聽使臣是得効順
之美名而免受敵之害實惠也此臣喻之說也

淵穎集卷五

祭顧冲庵司馬文 代文

辰巳之間鳥冠外証鐘鼓弗揚東顧而恫疇咨在廷
孰奏膚功廷臣僉同曰惟顧公之壯猷而試輒效其參
越藩有甲而噪藉公密畫敵彼彪暴功成不言全浙有
造其在遠左萬虜闖垣雅歌壯飲名王夜奔玩弄狡
夷如牧犬豚左券在彼選擇而使固曰制閩不圖中
指馮河非勇閉戶非蕙西羈馬甲在我既弭其耳奏事
萬言已者始噤當權萬鈞旁觀一毛樂敗撓成有
聲嘈々人謂我公終始乃事公曰實難去以明志吾言
不驗社稷之福寧我長才寬爾尺幅山傳內憂羊公
外睦忠臣有心永矢弗告暫緩邊警壽命荒土功求者

愈迫應者愈慵角巾白袷歸我故宮湖中鷓夷山
下赤松酒酣耳熱慷慨疇醉遼陽雪甚洱海波惡長
鯨短域毒霧噴薄么麼七尺不任咀嚼顧我阿游欵段
臨人生幾何兄弟孔樂絕口世事我遨以遊如聞姓
字尚走夷酋數窺朝宇司馬在不有翁矍矍鏢亦
藉老謀忽焉淪喪緩急烏求百年畜以竟委蒿
丘嗚呼哀哉某托年藉四十許年尺短寸長不我棄
捐賞其負孤謂拙為妍公之歸田先後相逐急難
兄弟如救頭足犯千里浪似赴比屋今我不見三年于

茲以公不來悠々我思俟愁之間鼓柝于萬愁何窮
期公命不待嗚呼哀哉猛虎隕山憂我藜藿盡茲
鹿糜不死烏托匍匐几筵老淚不禁長淮湯々知我

此心 緱山集
卷十九

倭寇煽亂

預備倉 洪武三十二年建西賑濟倉在三十三都南賑
濟倉在十五都今俱廢預備倉舊在城內西南隅改
設慈雲寺後正統間知縣劉訓建弘治壬子知縣周
楫改創便民倉而以舊便民倉為預備倉在城外東

北隅嘉靖間倭寇煽亂知縣趙圭以預備倉基易城
內民地建便民倉以藥局左舊府館廢地建預備倉
今積穀若干

金壇縣志
卷三

備倭

趙圭 山陰人號信吾由進士嘉靖三十五年任砌城備
倭建便民倉置學田陞主事

同上

曾一本

嘉靖中海寇曾一本、延蟄戶糾眾橫行閩廣間俞大
猷將赴廣西總督劉燾令大猷會閩師夾擊一本

至閩總兵李錫出海禦之與大猷遇賊柘林澳三戰皆
捷賊遁馬耳澳復戰廣東總兵劉顯及郭成率
參將王詔以師會次茅蕪澳分三哨進一本駕大舟力
戰諸將連破之燬其舟詔生擒一本及其妻子斬首七
百餘死水火者萬計一本之黨梁本豪亦延蟄戶一本
既誅本豪竄海中習水戰遠通西洋且結倭兵為
助殺千戶通判以去總督陳瑞與參將黃應甲謀分
水軍二南駐老萬山備倭東駐虎門備延蟄別以兩軍
備外海兩軍扼要害乃率水軍進沈延蟄舟二十生擒

本豪餘賊奔潭洲聚舟二百及倭舟十諸將合追先
後俘斬千六百沈其舟二百餘撫降者二千五百海賊

盡平

李錫劉顯傳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六明史

終

